

我身体
有病，生
七祝



毛泽东

钟兆云 王盛泽 / 著

信任的医生傅连璋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

连障同志：
来信，很感谢！我身体
近来愈好些。你身体有病，坐
于工作才保重。此祝
健康！ 毛泽东

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障

钟兆云 王盛泽 / 著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083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/钟兆云,王盛泽著. —北京:中国青年出版社, 2006

ISBN 7-5006-6928-3

I. 毛... II. ①钟...②王... III. 傅连璋-传记 IV. K82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6)第047651号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

社址: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100708

网址: www.cyp.com.cn

编辑部电话:(010)64034350 营销中心电话:(010)64065904

聚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635×960 1/16 16印张 2插页 190千字

2006年8月北京第1版 2006年8月河北第1次印刷

印数:1-6000册 定价:23.00元

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(010)84047104

目 录

引子:神秘老人之死	1
一 基督徒的转变	3
1.福音医院挤满南昌起义军伤员	
为陈赓保全一条腿	3
2.巧周旋,匪首成为保护伞	
通消息,地下党员幸免难	13
二 红色医生	19
3.朱毛红军入闽,朱军长带头种牛痘	19
4.为红军购药品,得意学生勇捐躯	23
5.毛泽东养病老古井,傅连璋胜读十年书	32
6.基督医院变了“颜色”,傅连璋完全“共产”	43
7.无辜受审,张闻天出面消灾	51
8.毛泽东危在旦夕,傅连璋星夜驰救	57
三 万水千山	65
9.谢绝项英挽留,坚决要求长征	65
10.湖南境内几次险见马克思	69
11.红军医官面对将士们流出的血	76
12.生与死的嬗变	81
13.雪山昏迷	85
14.张国焘眼里的好人	90

四	夙愿得偿	97
	15.同心城喜结连理	97
	16.保安喜见毛泽东	
	毛泽东指示中组部“特别关照”	105
	17.窑洞医院,革命的新起点	112
	18.外国记者在延安对一位基督徒医生的叩访	120
	19.张国焘的牵连。毛泽东信任傅医生	
	白求恩惊讶:教徒成了共产党	128
五	革命圣地	135
	20.一袭黑衣,一匹黑骡,是傅连璋的最好标志	135
	21.朱德题词相赠:模范妇孺工作者	142
	22.毛泽东支持傅连璋:他不是走上层路线	147
	23.群众心目中的“活菩萨”	151
	24.王明“受迫害”风波	
	中共中央为“郎中”举行五十寿庆	157
	25.别开生面的卫生展览,老百姓看了西洋镜	164
六	言为心声	170
	26.安排洛杉矶托儿所撤离延安	
	“共产党不能过河拆桥”	170
	27.一个有价值的建议和感人的“遗嘱”	
	毛泽东回信	174
	28.为新中国卫生工作做准备	180
七	为国为民	185
	29.使人一百个放心的“保护神”	185
	30.抗美援朝的另一条战线:揭露美国细菌战阴谋	190
	31.为预防和消灭传染病尽心尽力	195
	32.中西合璧,相得益彰	200

33.对外交流不是崇洋媚外	207
八 无情未必真豪杰	214
34.难以理解的事。看望罢官后的彭德怀	214
35.一枝一叶总关情,群众需要“养生之道”	218
36.故乡情深	222
九 连璋何罪	227
37.祸根种下:林彪扬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	227
38.毛泽东的亲笔批示,也未能使他幸免	232
十 青史论定	240
39.平反昭雪终有时	240
傅连璋将军年谱	243

引子：神秘老人之死



1955年傅连璋被授予中将军衔时的留影

1968年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到了第三个年头。

这年的3月29日，一个春寒料峭的清晨，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鲜见行人，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瑟瑟发抖，鸟雀们仿佛早已被冻僵了歌喉。地处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，一位面无表情的看守，嘴巴接连向紧捂着的双手呵着热气，他正在机械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。当他冷漠的眼光透过监视孔落在狱中一位老者身上时，只见老者蜷缩在角落那冰冷的水泥地上，像尊放倒的雕塑般纹丝不动。

由于死者尸身僵硬，赶来的法医费了好大一番工夫才为他除去冰冷的手铐。他吃惊地发现，死者的双臂和两肘已经被磨去了皮肤，血肉模糊成一片。他再检查死者的腹部，凭他的经验，可以判断出死者已经几天没有进食了；死者浑身上下尽是青紫色……法医断定，这完全是受饿受冻受折磨而死的。

但是，面对着看守人员那冷漠的神情、凶神恶煞般的目光，他知道结论早就已经定好了，他只是来例行公事而已。于是，他颤抖着双手，从看守手中接过笔，在死因鉴定书上战战兢兢地写上：“根据情况介绍，符

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

合病死。”这是当时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份特殊鉴定书。

就在这位老人去世的当天,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的邱会作,却满脸谄笑,忙着给毛家湾的女主人叶群打去了长长的热线电话,邀功请赏。闻听这个人去世的“好消息”,叶群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,喃喃自语:死了就好,早死一天,101早安心一天!红得发紫的“林副统帅”平时那难得一笑的瘦脸,竟也露出了一丝冷峻的笑意:他的一桩心事总算了却了。

这个人的死,为什么会受到当时正红得发紫的“林副统帅”的如此关注呢?这个人到底是谁呢?让我们重新走向历史的时空,慢慢来解开这个谜团吧。

一、基督徒的转变

1. 福音医院挤满南昌起义军伤员为陈赓保全一条腿

这位让林彪必欲除之而后快的老人，就是曾任过福建长汀县福音医院院长的傅连璋。

说起汀州府的福音医院，知道些历史的人们大概有些印象。它是晚清时期英国教会开办的，规模不算大，设备也不太齐全，可是在当时来说，这个地处山乡小县城的医院，却已经是方圆几百里内数一数二的大医院了。出身寒微的傅连璋，为什么会成为这座闻名遐迩的福音医院的院长，却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斑斓传奇。

那是1925年，全国掀起了风起云涌的“五卅”爱国运动，其浪潮也激荡着地处闽西山区的长汀县城。群众纷纷举行示威游行，反对英、日帝国主义侵略的口号声此起彼伏，响彻山城。在爱国运动的影响下，福音医院医生傅连璋激于民族义愤，毅然签名通电全国，反对英、日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。在声势浩大的反对声浪中，外国人感到大势已去，福音医院的洋院长和洋医生们纷纷夹着尾巴逃之夭夭。就这样，善良正直、医术精湛而且人缘极好的傅连璋，被人们公推为福音医院的院长，代替英国人主持医院的全面工作。这年，傅连璋才31岁。

英国人虽然走了，福音医院与外面的联系却没有因此而被隔绝。傅连璋以一位职业医生特有的敏感，关注着中国形势的发展。第一次国共合作，北伐军势如破竹，节节胜利。然而人们的喜悦还没有维持多久，蒋

介石却发动了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。一时间，白色恐怖的阴霾笼罩华夏大地。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挽救革命，奋起反抗，树起了自己鲜艳的旗帜，发动了著名的“八一”南昌起义。

傅连璋从报纸上获悉南昌起义的消息，并且从当地党的地下组织人员口中知道了起义的原因，他特别关心这次起义的进展。后来得知起义军退出了南昌，正向南而来，后面还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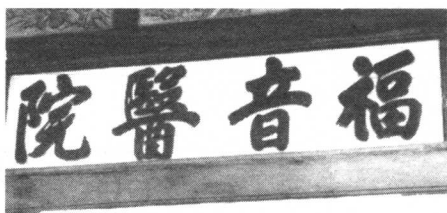
国民党钱大钧部的追击。眼看一场恶仗在所难免，出于对国民党蒋介石背信弃义屠戮革命盟友的憎恶，傅连璋深为这支革命武装的命运担忧。

傅连璋的举动，都进入了密切关注他的汀州共产党地方组织的眼里。

8月中旬的一天，汀州地下党一位负责人秘密拜会傅连璋，亮明自己的身份后，诚恳地说：“傅院长，我党南昌起义的部队已到江西的瑞金和会昌一带，马上还有恶仗要打，到时一定有许多伤病员需要救治。我们考虑到你的情况，所以来找你，希望你能尽全力救治我们的伤病员。”

这位负责人与傅连璋早就认识，双方有较深的交往。傅连璋原先只是把他当成思想比较进步的朋友，而不知道他就是共产党，并且是一位负责人。现在他找上门来，傅连璋感到是对自己的信任，心里有一股莫名的兴奋，不假思索地表示：“医生当以救死扶伤为天职，我一定尽自己的努力，挽救伤病员的生命。”

这位负责人听出来了，傅连璋的话语中，除了要尽医生的职责外，



傅连璋任院长的福音医院，中央红色医院的前身。

分明还包含着某种对进步组织的希冀和向往。他不无兴奋地紧握着傅连璋的手，道：“好，我在这里先谢谢你了，拜托了！”边说边重重地摇了摇对方的手，这使傅连璋分明感到肩上责任的分量，郑重地点了点头。

傅连璋是何许人也，能担得起这个重任吗？

傅连璋出生于1894年的汀州（今长汀县），父亲傅贵成、母亲官福娣。当他呱呱坠地之际，正好是太阳从地平线升起的时刻，所以他的乳名叫太阳生，并以“日新”为名。因家境贫困，为了谋生，傅贵成夫妇由乡下迁到汀州县城，靠当码头搬运工和替人缝洗衣被勉强度日。傅连璋的父母是虔诚的基督教徒，傅连璋很小就被父母抱着入了教。傅连璋现名也就是在进教会小学堂时取的，这个日字偏旁的“璋”字，既是“日光上进”之意，也是表示他诞生到世界上时正好是太阳升起的光。傅连璋中学毕业后，进入英国基督教会办的亚盛顿医馆，一面学习，一面为学校放牛、挤奶、做卫生。

1914年，年满二十的傅连璋与童养媳刘赐福结婚。母亲和妻子的名字都沾个“福”字，可并没有给这乱世草民之家带来什么福气。就在这年，傅连璋的父亲积劳成疾，撒手西去。为给他治病和办丧事，傅家欠了三百多元债，债主们天天登门逼债。生活的担子加重了，为了完成学业，傅连璋更是咬紧牙关，过着艰苦的半工半读生涯。次年，他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为了家中生计，他立即受聘为汀属八县的旅行医生，整年跋涉于山谷溪流和荒野之间，历尽了艰辛。

1918年，傅连璋因出色的医术升任汀州红十字协会主任医师。1920年转到亚盛顿医校任教，并兼福音医院医生和省立男中、女子师范学校的校医。基督教的洗礼，父亲傅贵成的染病身逝，使傅连璋决心以“救死扶伤”为己任，做个称职的好医生。1922年，傅连璋自费重刻并印制明代洪应明著《菜根谭》300册，分赠国内藏书楼与图书馆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傅连璋在行医期间，还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，经常出手救助贫苦病人，有时不仅不收钱，经常慷慨解囊，免费治病、送药，从而获得老百姓的敬重。

随着中国人民的日益觉醒,大革命风云迅猛发展,强烈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。在迭起的革命浪潮前,福音医院的外籍院长、医生和护士被吓得逃回了国内。作为新任院长,傅连璋以主人翁的热忱,领导建设这所著名医院,希望它能真正为天下无钱治病的穷人带来“福音”。

“城头变幻大王旗”以及“朱门酒肉臭,路有冻死骨”的畸形社会现实,使傅连璋不仅行医治病,也日益关心起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来。1926年,在一个偶然的时机里,傅连璋在连城结识了国民党左派人士、后来成为闽西共产党领袖的邓子恢。在此前,傅连璋曾阅读过邓子恢创办的《岩声报》,对这份旨在“揭露社会黑暗,报道群众斗争,推广革命思潮,宣传马克思主义”的进步报纸颇为喜爱。他坦诚地向邓子恢倾谈了自己寻找出路的苦闷。

邓子恢对傅连璋的医术给予了高度评价,同时意味深长地说:“你是个医生,也是个基督徒,但不管怎样,你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人,对于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,就不能不管!治病首先要治国,国不治,则病难除啊!”

邓子恢的这番话,使傅连璋深受教育。治病治病,祖国大病缠身,怎么治呢?他想了想,道:“洋人都骂我们是东亚病夫,我想医学救国。”

“哦,这与我国作家鲁迅先生最初的想法倒是一致的。”邓子恢说完,见傅连璋对鲁迅不太熟悉,便告诉他:“鲁迅先生到日本留学时和你一样,是学医的,他希望通过医学救国。但是,一部日本人屠杀中国人的电影,使他的医学救国的幻想破灭了,他认识到:国不治,就是身体强壮,也免不了被人杀死的命运。于是,他改行写文章,宣传革命真理,号召大家起来推翻吃人的旧社会。”

原来这个叫邓子恢好生敬仰的鲁迅先生竟然也曾经主张医学救国,在这个幻想破灭之后又另找救国出路,他真是有思想的人。医学救国看来真是行不通,国不治,就是成了像华佗孙思邈这样的医仙药圣,能开出成千上万个灵丹妙方,又有何用?

邓子恢见傅连璋迷茫之余又有所思，不失时机地递上一份自己主办的《岩声报》，指着上面一段话给他念起来：“帝国主义、军阀、买办阶级，狼狈为奸地来扑噬我们，扑噬我们中国，所以他们是我们的国仇……此仇可以不报吗？帝国主义、军阀、买办阶级，可以不打倒吗？帝国主义一天不打倒，则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一日不得脱落，我们一日得不到真正的自由与平等，所以帝国主义与我们是‘汉贼不两立’。”

与邓子恢一席话，傅连璋感觉眼前清楚多了。

这次见面时，邓子恢还把瞿秋白的《新社会观》送给傅连璋。这本书收集了瞿秋白著译23篇，是瞿秋白所写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对傅连璋一生影响很大。他后来曾说：“瞿秋白所著之《新社会观》，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，使我懂得革命的人生观，因此更加同情革命，并进而直接参加革命。”

正当傅连璋日益同情革命时，为南昌起义伤员疗伤治病的双重落在了他的肩上。

承诺接受这个重任后，傅连璋立马开始着手布置医院，做好接收伤病员的准备。他清楚，光靠自己这家小医院，要接收一支大部队的伤病员是远远不够的。于是，他又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影响，到处奔走，和汀州全城的医生约好，有伤员来时就以福音医院为中心，成立合组医院。他还到自己担任校医的学校，发动教员和学生来帮助做护理工作。此外，他还以博爱和人道的名义，向商人募集了一大笔费用。做了这些准备工作，傅连璋心里才比较安稳了一点。

不久，一位扎着武装带的年轻军官被人带来找到了傅连璋。他自我介绍是南昌起义部队的副官，奉命先行来检查接收伤病员的准备情况。

“早已准备好了。”傅连璋介绍完情况，又带着这位军官在医院内外观看了一遍。年轻军官认真察看了手术室和安置伤员的地方，一个劲点头称好。

8月下旬，南昌起义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在江西的壬田和会昌先后打

了两场大仗。很快,起义军的三百多位伤员被送到汀州来了。傅连璋发动全城的医生和护理人员,先行将伤员安置好,然后分类处理。

在检查伤情时,傅连璋发现,由于会昌离汀州有180里山路,加上气候异常炎热,许多伤员的伤口都感染化脓,伤势严重。

“必须尽快开刀!”傅连璋发出第一号命令,医生的经验告诉他时间就是生命,必须尽早采取措施处理。但是,全医院能够动手术的外科医生只有两个,两个人要给三百多人动手术,还要进行其他治疗,其难度可想而知。

“一定要尽我们的全力,人不够,我也算上。”傅连璋不假思索地说。他学的是内科,外科只懂一些,也比较少用,但在这关键时刻,他顾不得许多了。

就这样,傅连璋临时凑起了一个三人手术小组。

手术一个接一个,紧张得令三位医生透不过气来,但没有一个人叫苦,只要没有累趴下,就决不下手术台。傅连璋和大家一起,忘记了白天和黑夜,忘记了做过多少个伤员的手术。他只知道,经过自己与死神和痛苦进行全力抗争,有许多伤员的生命保住了,有许多起义军兄弟的伤痛减轻了。

医院里是紧张的抢救,医院外一派热火朝天。起义军开到汀州,这是百年难遇的大事情,人们都想亲眼目睹这一盛事。傅连璋等人忙得连轴转,根本无暇他顾。他们在病房里就可以听到大街上整齐的步伐声、口号声和沸腾的欢呼声,心里虽然痒痒的,谁都想到外面去,哪怕看一眼也好,但他们谁也没有离开伤员半步。

忽然有一天,傅连璋接到一个通知,要他去听报告。他真是喜出望外,大家也都用羡慕的眼光望着他,似乎他是一个最幸运的人,并且嘱咐他:一定要把看到和听到的赶快带回来讲。本来傅连璋不想离开伤员,但人们都对他寄托着希望,而且伤员的情况也基本稳定,所以他还是去了。

一到街上，傅连璋就贪婪地注视着一切不同之处：到处是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布告，用石灰水刷在墙上的大幅标语，粘贴在电线杆上的传单，上面写着：“革命者起来”、“没收大地主土地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、“打倒土豪劣绅，铲除贪官污吏”、“打到东江去，建设根据地”……街角巷口，人们东一群西一伙，在听政工人员演讲。一切的一切，都使傅连璋感到格外新鲜、亲切，身心分外的愉快、激奋。

报告会在汀州师范学校的礼堂举行。傅连璋到时礼堂里已经坐了三四百人。台上站着一位戴着眼镜，长相斯文的人，正在富有激情地作报告：“乡亲们，三百年前，我也是汀州人……”后来傅连璋才知道，他就是1926年北伐时国民革命军的总政治部副主任、1927年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时写下《请看今日之蒋介石》著名檄文的郭沫若。郭沫若是在参加南昌起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。他的祖籍是宁化，隶属汀州。郭沫若那和蔼可亲的神态，热情幽默而富有战斗性的语言，吸引了傅连璋和无数颗热望革命的心。

继郭沫若演讲的是另一位戴眼镜者，他身材瘦小，精神却非常饱满，穿一身朴素的蓝布制服，颈项上系条鲜艳的红领巾，说起话来声音响亮，充满感情：“我们这支军队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，是工农自己的军队，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。我们要打到广东去，建设根据地，实现土地革命……”

他那铿锵的话语，加上有力的手势，使听众的情绪不由得被他紧紧抓住，和他一同悲愤，一同激昂。平时不易激动的傅连璋，也深深地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，后来他得知这位就是恽代英。

这场报告会，使傅连璋受益匪浅。回来后他一宣讲，医院上下都极受鼓舞，医护人员以更充分的激情投入到抢救伤病员的没有硝烟的战斗中。

在这批伤员中，有中共传奇式的将领、后来享有“战将之鹰”美誉的陈赓大将。当时陈赓是起义军的一位营长，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，左

毛泽东信任的医生傅连璋

腿两处中弹，膝盖处的筋被打断了，且胫骨骨折。陈赓被安排住在福音医院附近的新安楼。当傅连璋给他治疗并检查伤势时，不禁大吃一惊：陈赓脸色焦黄，伤腿肿得很粗，红而发亮，由于失血过多，身体非常虚弱。就连司空见惯，经常与缺胳膊断腿的伤者打交道的傅连璋，揭开陈赓的被单时，心也止不住颤动。

傅连璋小心翼翼地给陈赓进行检查和治疗。他知道，每触动一下伤腿，都会给伤者带来难以忍受的剧痛。但陈赓总是对傅连璋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尽管治，我能忍受得了。”

治疗时，陈赓不仅不叫一声痛，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，病房里总是充满他那爽朗的笑声。

陈赓那乐观的情绪，坚定的笑容，风趣的语言，使傅连璋极为钦佩。只有抛弃小家，为了劳苦大众利益的共产党人，这些特殊材料制成的人，才能有这种精神境界。这也是傅连璋行医十几年来所仅见。像这样一个年轻、勇敢、有才干的革命军官，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，一条腿对他来说又是多么重要。傅连璋看着陈赓那年轻而坚定执着的面孔，心想：我作为一个医生，有责任挽救军人这一条伤腿。他暗暗下定决心。

按照常规，像陈赓这样的情况，要保住性命只有截肢一条路可走，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。但陈赓的勇气，和傅连璋自己的钦佩之情，促使他下了决心，果断地为陈赓制定了“保守疗法”的治疗方案。

傅连璋细心地为陈赓接上断骨，认真清理周围已经感染坏死的腐肉，敷上药物，然后每天用“由素”（一种药名）给伤口消毒，用夹板固定。在治疗过程中，陈赓积极配合，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疼痛，与伤病作斗争。

在当时磺胺药、抗生素都尚未问世的情况下，傅连璋一方面为陈赓的伤处仔细清创与勤换消毒敷料，一方面把自己订购的鲜牛奶让给陈赓喝，以提高他的身体机能。



1927年傅连璋33岁留影

从护理员口中，陈赓得知傅连璋曾经得过肺结核病，卧病两年后虽已大体好了，但身体一直很弱，所以他也很需要营养。陈赓坚持不肯接受这份珍贵的馈赠。傅连璋真挚地说：“你现在的情况更危险，比我更需要营养，我的病已经就是这个样子，少喝几次牛奶关系不大。”

为了保住陈赓的腿，傅连璋真是绞尽了脑汁，想尽了各种办法。在他持久而慎重的医疗护理之下，陈赓的伤腿终于保下来了。看到陈赓能下地行走了，不独陈

赓，就连傅连璋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。

由于这样一段奇特的经历，使得两人结下了生死之谊。当后来陈赓得知傅连璋到瑞金参加了革命时，异常高兴，他从傅连璋对起义军的同情和对伤员的精心救治，知道迟早都会有这么一天。1952年，陈赓在他的回忆文章《从南昌到汕头》中，还专门谈到了这段经历，充满感情地写道：“……他（指傅连璋）是我所遇到的第一位同情我们的医生。承他尽心照护，我的腿终于保住了，我直到现在都很感激他。”陈赓庆幸自己能遇上傅连璋这样既有民族正义感和同情心，又有精湛医术的好医生。他一直记住中秋节这一天是傅连璋的生日，所以后来每逢月圆中秋时，他都要亲自登门祝贺，即使不在本地，也不忘致电或写信祝贺。1961年，陈赓病重垂危之时，仍不忘中秋之事，叮嘱家人说：“每年中秋节，不要忘了向傅连璋同志祝寿啊！”

在南昌起义部队伤员中，另一位叫傅连璋好生敬佩的是徐特立¹。